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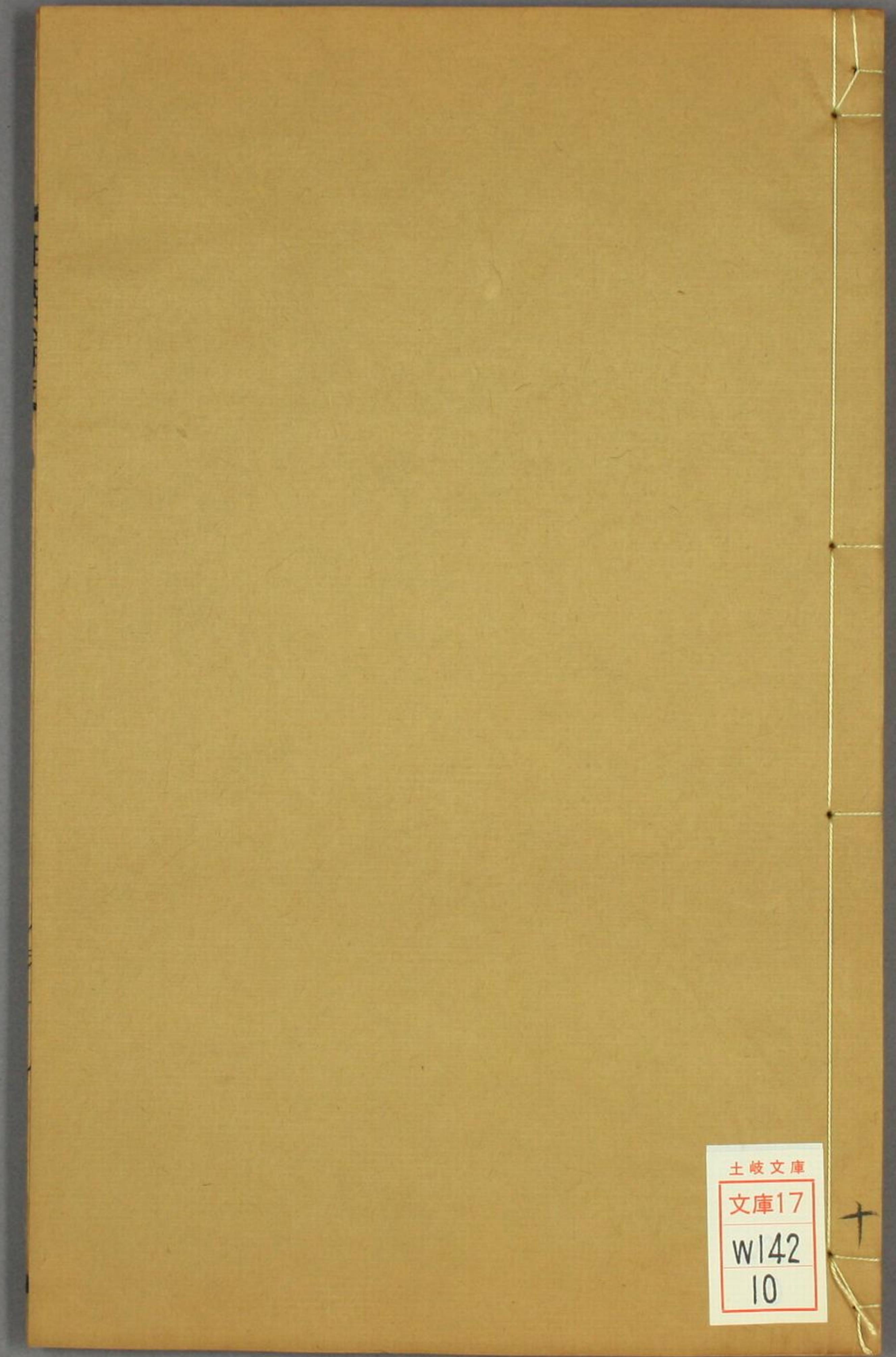
30

25

20

15

10



30-10

文庫 17
W142
10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
上故善吉唐氏贈
寄

010183187018



杜詩論文十八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

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上元二年冬成都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雲會神明
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
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

村詩論文

鳴翔其外。鴟鴞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竚立久。
吁怪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有柏生于高巖。遠望則如車蓋。其狀則有龍虎之姿。
其生正當風雲之會。其正直必爲神明之所憑依。故
老往而再拜也。豈知千年之根。至中路而顏色頽改
乎。然生于崇岡。出非不得地也。偃蹇風雲。蟠據亦高
太也。初所云歲寒後凋者。今忽無憑。而日夜衰瘁。何
哉。于是丹鳳太而哀鳴。鷗鴞據而得志。物理將衰。瑞
物遠而妖孽憑矣。客從何來。而久立吁怪者。靜求其
故。而不得。乃知天道不足恃也。

病橘

群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澀如棠梨。剖之
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
葉。未忍別。故枝立冬霜雪積。况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羅
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尚憑陵。當君減
膳時。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
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羣橘而少生意。亦何爲哉。下頃少生意。實小味酸剖。

村誤論文

二

之蠹蝕。采之已失其宜。食之更不適口。豈止存其皮乎。惟有牛死之葉。尚戀故枝。而冬來雪壓風吹。不能自保矣。以上完病橘。嘗聞蓬萊殿上。常列此瀟湘之姿。而歲事不稔。則玉食無光矣。然寇盜充斥。正君上減膳之時。橘之病。或天意也。但恐爲有司之罪耳。又嘆開元之時。南海獻荔枝者。奔騰絡驛。萬馬死于山谷之間。到今故老爲之悲歎。則荔枝之生。不知橘之死也。以客陪結。

枯櫻

蜀門多櫻櫧。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后。交橫集斧斤。彫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之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卽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倬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蜀中櫻櫧。高者十有八九。止因割剝既甚。雖多亦易朽耳。徒布如雲之葉。歲寒後凋。而斧斤交集。反蒲柳之不如。蓋因軍興。乏用一物之微。官亦盡取也。差爾江漢之民。地之所生。人之所成者。復何在哉。亦如枯

櫻之木割剝至死而已。况死者既休。生者不能自保。
昔日青青之地。但見黃雀噪。寒蓬疎。而櫻之形影摧
殘。沒于藜莠之中矣。

枯柟

梗柟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
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折。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
膠。衝風奪佳氣。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
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
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梗柟既枯。勢猶崢嶸。鄉黨皆莫記其始矣。不知經幾
何年。而慘慘無生理也。然枝之高可以摩皇天。根之
深可以蟠厚地。無柰幹巨而爲雷霆所折。孔多而爲
虫蟻所萃。所以凍雨落而膠流。狂風衝而氣盡也。于
是白鵠不復來。翔天鷄亦爲愁思。雖剪伐尚足充棟
梁之用。而生長已無霄漢之志矣。故匠石代稀識者
淚下也。夫世有庸材。置之水中。長成甚易。任重居高。
不復自量。其能久乎。亦借客結。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崔使
部猗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灔澦堆。

爲憶荊州之醉司馬。知其不以謫官爲念。而尊酒常開也。九江日落。醒游何處。醒時少也。一柱觀頭。醉眠幾回。醉時多也。三句俱根醉字。九江一柱。點荊州下寫苦憶。懷抱空向他人。而平安久無信使。惟有淚滴江波。憑之寄太。穿過瞿塘灔澦。直至荊州耳。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牕。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蛱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擣所有。瓮颺無謝玉爲缸。

南京久客。惟耕南畝。北望傷神。以坐北牕也。因北望傷神。故思進艇耳。于是引老妻而乘小艇。觀稚子之浴清江。稚子句陪江行。而見俱飛蛱蝶。生死不離。並蒂芙蓉。開落一處。二句爲老妻二字著色。因言舟中茗飲蔗漿。但擣所有。然不過瓮颺而已。不必玉缸之麗也。

草堂卽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荒村而值建子之月。嚴冬矣。獨樹卽爲老夫之家。荒

索矣。惟見江船衝雪而渡。建子月也。徑竹受風而斜。老夫家也。魚以寒而依藻。鷺因起而沙圓。四句卽事。

蜀酒禁愁。寒天尤急。其如無錢何哉。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交新徒有喜。禮厚愧無才。賞靜憐雲竹。忘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晚景暮矣。孤村僻矣。而少尹乃將數騎見過耶。行軍司馬卽少尹也。有喜但爲新交。而無才難酬厚禮。如之何哉。下寫見過。賞其靜致。爲憐雲竹之幽。遂爾忘歸。因同步月之興耳。初至已晚。少坐則月出矣。又約之日。何日來看花藥。照江之梅。已垂垂欲放矣。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闢展待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
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

暫往比鄰耳。乃二妙適至。而空歸耶。幽栖之地。誠爲
簡畧。闢展待也。衰白之日已有光輝。因枉駕也。况野
外之貧家。旣遠。村中之好客甚稀。柰何失此二妙哉。
然相與論文。或亦不媿。重肯過我否耶。

王十七侍御倫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

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浴。鄰
雞還過短牆來。繡衣屢許攜家醞。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
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迴。

老夫臥穩朝而慵起者。自屋寒多。待其日暖而始開
也。開門之後。見江鶴適當幽徑而浴。鄰雞還過短牆
而來。耽暖字。繡衣王侍御也。既有攜尊之約。皂蓋高
使君也。豈無折梅之興乎。霜威侍御山簡使君也。假
其邀來。共醉而太習池風流。應不遠耳。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

臥病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攜酒重相看。自愧
無鮑菜。空煩卸馬鞍。移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臥病于荒郊之遠。通行而小徑之難。固不望諸公之至也。而故人乃能領客攜酒來看耶。故人指王客則高也。兩句完題。自愧無鮓菜可添。空煩卸鞍久坐。因

勸酒使君頭白且畏風寒。可不飲乎。

奉寄別馬巴州

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勲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勲業終歸馬氏。馬巴州也。功曹愧非蕭何。自謂也扁

舟繫纜沙邊。久有太志。南國浮雲未淨。道路方艱耳。然手把漁竿。終當遠別。難隨鳥翼。未得相遇也。知君未愛春湖。不用扁舟。而興在驪駒玉珂。想當從陸矣。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卽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爲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伐竹爲橋。橋之結構不異。橋成則不必褰裳涉水。而

往來已通矣。二句完題。橋前有柱。天寒而白鶴歸來。
橋下有影。日落而青龍如見。但恐我材非題柱。而子
功已濟川矣。因言始皇之驅石徒勞。不若竹橋之便
也。凡兩石相合。謂之合歡。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廻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迴月來遲。衰謝
多扶病。招邀屢有期。異方乘此興。樂罷不無悲。

把燭橋成之夜。因回舟而招客也。下二句月夜始而

天空雲淨。

繼而江濶月升。

把燭待月。

故覺其遲矣。

下二句月夜始而

天空雲淨。

繼而江濶月升。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回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群。已傳童子騎青竹。總
擬橋東待使君。

向來作橋之時。衆力紛紛。乃三日卽了。事已奇矣。而
使君適到。故知童子騎竹。卽于橋東相遇耳。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石筍街中却歸去。果

園坊裏爲求來

草堂少花而欲裁。是花皆愛。不問綠李黃梅。最易得之物。而亦盡收也。然我于石筍街中。未得空歸。望爾于果園坊內。再爲求索耳。

唐肅宗寶應元年春成都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

殊方而喜故人來者。獨地遠僻。必須濟世之才也。常怪偏裨之迎迓者。終日空待。孰知旌節之至止者。隔年而又回耶。所以尚未至也。我欲辭邊徼而啼鶯相和。將遠下荆門而太舟又催。所以欲行又止也。蓋以身老時危。思一會面。苟非故人。懷抱又向誰盡哉。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整。細葉帶浮毛。疎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丁香以柔弱之姿。故結而猶整也。細葉二句。咏其狀。

今種近小齋。可供幽人之玩。而結實之後。反和入蘭麝之中。自處既卑。則粉身不足惜矣。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却怕有人知。

春華之時。百草競發。而于中麗春最佳耳。然少則覺顏色爲佳。多則條枝可厭矣。夫以桃李之多。移值甚易。柰何反重此物。特爲矜貴。如怕人知者何哉。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梔子校之衆木。人間誠不易得。于身則染色爲有用。于道則性冷爲傷和耳。故紅則取其風霜之實。青又取其雨露之柯也。是非有心移汝。而偶然植此。亦借以照映江波而已。此咏梔子之實也。

鴟鴞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會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此籠中鴻鵠也。日所以使織籠寬大者。以籠不寬。則動損其毛也。既在籠中。則看雲而悵望。失水而呼號矣。然汝無然也。卽欲放爾。而六翮已剪。飛不能高。則鷹隼得而殺之矣。苟安心于此。則外患莫于飲啄。無恙。畱滯亦何歎乎。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大分明。不覺群心妬。休牽衆眼驚。稻梁害汝在。作意莫先鳴。

鴨多泥滓。無泥滓。已見修潔自好矣。所以聽其堦前緩行也。羽毛之中。不與衆伍。黑白之處。更太分明。花

鴨也。惟獨立。故羣心妬。惟黑白。每衆眼驚。二句分頂。然稻梁不乏。不必作意先鳴。自矜其奇。以來驚妬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白雪之間。而列三城戍。南浦清江之上。而有萬里橋。二句望中所見。因望感懷。念海內兵戈。諸弟遠

隔天涯悲淚。一身羈栖。况遲暮之年。止供多病。而渭
埃之報。未答朝廷。四句望中心事。未收至野。望結故

跨馬出郊。一爲遠望。不特一身一家也。而極目蕭條。
人事不堪極矣。

三絕句

楸樹馨香倚釣磯。斬新花藥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
忍醒時雨打稀。

楸樹馨香。花開時也。倚于釣磯。近人處也。花蕊旣新。
固不應落。然終不能不落。則不若乘我醉時。一齊吹
盡。弗待我醒後。而雨中零落。使我心傷也。

門外鷓鴣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
日須來一百迴。

鷄鴣久已不來。而忽然相見。久不見人。未免相猜也。
然海翁狎鷄。原無心于鷁鳥。自今當知人意。卽日來
百迴。亦何害耶。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客
至從嗔不出迎。

滿林春筍。而杜門以絕行舉者。趁此頭番之筍。看其

成竹耳。愛竹心切。卽客至失迓。亦且聽之矣。三絕云者。卽事各爲一絕。原無章次也。後同。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逕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早花無處而不發。春鳥異方而亦啼。不擇地也。因花鳥而感懷。固知在萬里清江之上。已見三年落日之低矣。三年之中。人情可見。故畏人而成此小築。亦自以褊性止合于幽栖耳。所以杜門謝客。無意于人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花亦何事。而如此急飛乎。老至則太一春少一春矣。故願春遲也。乃遇歡娛之地。已非少壯之時。能無惜乎。無可奈何。而用詩酒消遣。此意世無解者。止有陶潛耳。而吾生也晚。所謂恨我不及見古人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 啼雀

爭枝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落日之影已在簾鉤晚矣。而溪邊春事方幽也。下四句頃春事幽爲芳爲菲者。此緣岸之間且樵且爨者。有倚灘之舟門外也。障雀以爭棲而墜。飛至又滿院而游門內也。而舟泊灘雀爭枝。亟出游正落日時也。春事漸闌愁懷頓起。消憂者賴有酒耳。是誰造汝而有如是之功乎。

獨酌

步屢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慙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步屢深林以至于晚春游已一日矣。因酌酒而開樽也。蜂仰而沾落絮。蜂抱葉故有時而仰蟻行而上枯梨。蟻臺梨故無時不行。皆寫目前之景。因歎薄劣雖慚真隱。幽偏得以自怡。自怡頃前四句。蓋本無軒冕之志。豈敢傲世而遠遁哉。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長史書功曹却歸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楊僕將樓船漢節梅花外春城海水邊銅梁書遠及珠浦使將旋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衛青開幕府。長史之主將也。楊僕將樓船。長史也。長史持漢節而在梅花之外。守春城而在海水之邊。忽而銅梁之書遠及。功曹到而得書也。未几而珠浦之使又旋功曹將返也。樓船桃花海。水銅梁珠浦。俱貼廣州。我乃貧病他鄉之老。煩君萬里相將。聊寄此詩也。長題詩不過叙完題事而已。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雲深

驃騎幕。夜隔季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鄉關之寇亂雖遠。宇宙惟蜀地爲偏。故音問難通也。忽有炎州之信。從月峽傳來。致書者。雲深驃騎之幕。張判官也。傳書者。夜隔季廉之船。段功曹也。此書亦從段功曹寄至也。今日使還。惟寄愁眼之淚而已。前

首先說廣州。後說得書。此首先說得書。後說廣州。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船明。交趾丹砂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佑客。時寄錦官城。

南海遠在天外。功曹之歸。不知費幾月程矣。兩句送。

廣州當由三峽山高故雲籠而樹若小復下洞庭湖濶故日落而船猶明也既至而廣州有交之丹砂部之白葛幸因佑客時寄蜀城望之之詞也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江邊問草堂遠尋畱藥價惜別到文場入幕旌旗動歸軒錦繡香時應念衰疾書跡及滄浪

有客而騎驄馬侍御也江邊來問草堂就敝廬也遠尋而又畱藥價既有所贈臨去而特到文場侍來相別也侍御之行蓋受辟命預計其入幕而旌旗動行車而錦繡香也別後能念我衰疾時通書問乎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

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

草堂僻地雖華軒之來尚俟他日而綿竹賤物滿縣之內無不叢生然而江上舍前無此物也幸分數枝

蒼翠以拂波濤乎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晦燕雀薄宦走風塵縣谷

元通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何邕○公鄉人也○生死交情同在遠地○君太何由復見
一人哉○然君宦猶未達○尚隨燕雀之流○奔走風塵之
內○今且歸矣○綿谷原通漢水○可以直下荆門○無如沱
江不向秦中○不能坐至長安也○既歸○則五陵之花滿
眼○爲我傳語○故鄉之春○何時見爾乎○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濶
峨眉晚○天高峴首春○爲於舊內試覓姓龐人○

當兵馬交馳之日○止餘此柴門老病之身○平時讀君
之詩○將以過日○一旦忽有此別○能不驚神乎○今太則
地濶而峨嵋歲晚○到時則天高而峴首方春○赴襄陽○
也既至○則耆舊之內○尚有隱士如龐公者乎○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曰襄
馬誰爲感激人○

鄭子將行○以使臣罷歸也○乃囊無一物○持獻尊親○清
則清矣○然路遠羈離○行裝蕭澋○則囊馬共敝者○誰能

使之感激乎。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自東川除西川
勅令兩川都節制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至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
分南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
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元戎嚴中丞也○小隊隨行車騎也○出郊坰○一路問柳

尋花而至野亭也○元戎則東川西川總歸節制應第

一句我則天南天北○一任飄萍應第二句蜀地在南

長安在北也○下自述扁舟歸太不如張翰皂帽畱滯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
樓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
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逕欲教鋤○

昔爲拾遺○曾上封事○止因性愛水竹○遂爾休官也○爲

拾遺而奉引○難叨乘沙苑之馬○應第一句○愛水竹而
幽柄○已真釣錦江之魚○應第二句○謝安雖登臨不倦○
謂嚴也○阮籍則禮法實踐○自謂也○如能枉旌麾出郭○

則當開徑以奉迎耳。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步屨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曰。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廻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畚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鋤。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畱。仍嗔問升斗。

信步屨而隨春風。故見花柳。遇田翁。近社日而邀飲酒也。飲酒之中。因誇新尹。而新尹之實政。卽就一家言之。大男爲弓弩手。隸飛騎籍。長役已久。新尹獨放之。營農救我衰朽。已足感矣。差科卽所謂弓弩手也。感恩如此。誓死報之一。一段美新尹。今年時和年豐。正大作社。拾遺當少住。觀之以上。田翁之言。于是命婦開大鋤。取美酒。感此氣揚揚。知新尹爲風化之首也。是以語多雜亂。而尹不離口。正見其誇與感也。一段我

足美新尹。朝來步屧偶然而出。不覺遂至竟日。因久客于此。體惜人情。不忍拒之也。且高聲而索果栗。欲起而被堅留。指揮雖過無禮。殊不覺村野之粗鄙也。至卯而酉。自酉而月出。客日飲已多矣。主人則日猶未盡也。字字寫其真朴。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勺圓訝許同。憶昨賜嚮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西蜀櫻桃。而日也自紅者。非輕西蜀也。已有賜櫻一事于胸中矣。而此櫻桃者。野人相贈也。對此幾回吟咏。欲以今日消愁。乃萬顆勺圓。亦與當時無異乎。憶昔爲拾遺之日。于門下省頽暎。大明宮擎出。喪亂以來。天子播遷。金盤玉筋。且無消息。我於今日嘗新。雖天涯飄泊。能不愧乎。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野水平橋路。春沙映竹村。風輕粉蝶喜。花暖蜜蜂喧。把酒宜深酌。題詩好細論。府中瞻暇日。江上憶詞源。跡忝朝廷

舊情依節制尊還思長者轍恐避席爲門

野水已平橋路。春沙又映竹村。村路之間見風輕蝶喜花暖。蜂喧宜于把酒吟詩也。大句散廬遺典。公府事多而望其暇日。江上地僻而深憶詞源。詞源指嚴公况昔是朝廷之舊。今依節制之尊。豈吝一過乎。但恐窮巷席門不足辱長者耳。六句寄嚴公。

舟前小鵝兒

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喚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柰若何。

酒色鵝黃。因酒而愛鵝也。引領與船逼。點舟中無行亂眼多。寫其多也。翅開爲遭宿雨。力小困滄波。苟客散天暮。暴患相侵。如之何哉。正見其小也。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梁多不足。至今鴻鵠亂爲群。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

參養之恩。每不能如意。非我之類。每進而相干。然爲人鶴鱗。不能自脫。故囑之曰。今日不必看春水而悵望。但恐同羣北鄉歸飛永隔耳。悲哉。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縉繳絕須防。

接上言。未幾春盡。而還鄉已急矣。寧論塞上猶霜耶。猶幸六翮未剪。則翔在而雲天不遠。但恐參養未至。則力微而縉繳之患當防耳。又以慰藉意結。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

汲黯匡君切。廉頗出將頻。直詞才不世。雄略動如神。政簡移風速。詩清立意新。層城臨媚景。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樓頭燕雀馴。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帝念深分閩。軍

須遠算。繙花羅封蛺蝶。

瑞錦送麒麟。辭第輸高義。觀圖憶

古人。征南多興緒。事業闇相親。

忠如汲黯之匡君。

嚴昔爲拾遺也。才如廉頤之出將。

今再爲節度也。直

詞不世。頂匡君句。雄畧如神。頂出

將句。政則簡而速。

化詩則清而意新。六句嚴中丞于

是層城而臨媚景。

絕域而望餘春。故上西城也。既上

則見旗尾飄而皎。

龍會合。樓頭靜而燕雀不驚。遠望

則見地平而隱隱。

動者江也。是爲蜀地。天闊而浮如

齊者樹也。想像秦

中矣。六句西城晚眺下。又歸到嚴

中丞蓋帝念此邦。故特令分閫軍。須甚急。故遠輸等
緡。更有頒賜。則花羅有蛱蝶之文。瑞錦有麒麟之樣。
至于賜第。則辭之。所謂何以家爲也。觀圖則憶之所
謂于古人中求之也。然古人何似。惟有杜預耳。蓋其
興致其事業。闇與相合也。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
豫樟翻風白日動。鯨魚跋浪滄溟闊。且脫劒佩休徘徊。西
得諸侯棹錦水。欲向何門跋珠履。仲宣樓頭春已深。青眼

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郎不得意。而值酒酣之時。往往悲從中來。拔劍砍
地而歌。然爾有磊落之奇才。雖被抑塞。惟我能識。拔
爾也。爾之才。其高大也。如豫章翻風。白日若動。其壯
勇也。如鯨魚跋浪。滄溟爲闊。此時王郎將適荆門。故
日且脫劒佩。不必徘徊。汝欲西得諸侯。因棹錦水而
來。今又欲向何門。跋珠履耶。西諸侯。蓋指蜀中諸公
也。爾至荊州之時。仲宣宜樓頭。春色已深。此時吾當青
眼悲歌。以望子矣。蓋眼中之人。惟吾最老。不知何時

見子能不悲哉。

杜詩論文十九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寶應元年夏成都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燭
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蔗漿歸厨金
盃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咸聯豪貴

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
頗麤貴氏檢察應時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猿
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三城守邊却可圖此行入奏計未小
密奉聖旨恩應殊綉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省
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
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竇侍御爲名家之子故曰驥子鳳雛也稟之有素故
青年而忠義骨鯁已足絕代矣其爲人如清冰之出
萬壑在玉壺而值此夏時茗椀蔗漿足以洗滌煩熱

皆言其清也其政事則外用疎通又內合典則其出
處則戚聯豪貴又性耽文儒一段是說竇之才品今
以兵革未息民困未蘇天子念此西南一方吐蕃侵
凌故用侍御前來檢察此時之所急也於是運糧繩
橋軍飽騰矣故壯士爲之色喜斬木火井失險阻矣
故窮寇爲之號呼此皆檢察之事檢察旣明則臣下
思奮故入州鼓勇三城盡力也今又爲入奏之行其
計畫不小所奏之事當奉密旨恩寵又何如乎於是
繡衣當朝綵服趨庭省郎京尹可以立致所謂恩應

殊也承寵而還成都。計之不過江花未落之時耳。此時能訪我。當爲君酤酒滿前。而白飯青芻下及奴馬。望之之詞亦喜之之詞也。

中丞嚴公雨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宮辱贈詩元戎肯赴野人期江邊老病雖無力强擬晴天理釣絲

雨映行宮當是玄宗駐蹕之地不重不過以完雨中二字辱贈詩完垂寄二字也元戎而肯赴野人之期此書中見憶相許之言既肯相赴則雖僻處江邊老病無力強起而待晴天理釣絲以相待耳釣絲應汪邊晴天應雨中也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只須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接上言初擬晴天相待但不知何日晴也雨晴則雲出溪而溪中之白沙青石皆浮洗無泥矣路不必掃除只須伐竹開徑而拄杖穿花以俟駕耳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

嗔王錄事者爲不寄草堂之貲也。昨已愁春雨矣。龍忘我欲漏之時耶。是詰之之詞。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鉢軍州謂驅使騎爲馬軍
山餅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漁父。洗盞開嘗對馬軍。

山餅乳酒點明青城山道士乳酒下青雲是嚴中丞送也一句完題氣味濃香承乳酒幸見分承下青雲也走送者憐漁父之獨醒。洗盞者對三騎而共飲耳。鳴鞭照馬軍字。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江上值水勢如海題目奇偉而詩中一字不寫者蓋值此奇景偶無奇句故不能長吟聊爲短述耳此題意在下三字故通篇皆作自謙之詞曰爲人性僻而惟耽佳句耽佳句故不驚人不止也此少年事耳至老來自嫌才盡雖有詩篇不過漫興而已卽遇春來

花鳥亦不能搜奇斲句。以動深愁也。卽今日新添水檻。以供垂釣耳。乃水勢騰沒。直至檻邊。反若浮槎。若入舟矣。如此奇景。安得心思手筆。如陶謝者。與之同遊述作乎。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書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元年建巳月紀實也有焦校書者自誇膂力能騎生駒而反被馬踏脣折齒乎而壯心尚欲東平吐番

不以一蹶而灰也蜀在西故曰東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駕駘漫染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爲福

王司直又以馬驚折臂折臂之痛故面爲黧黑也。何不少避雨色而乘此駑馬衝泥而出以致此一失乎。然塞翁有云未必不爲福者此之謂也。一時兩事相值故同入一題故曰戲也。

水檻遺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除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

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去郭則地寬而軒楹得敞臨江則村少而眺望爲賒。
檻之外江平少岸檻之側幽樹晚花江之中魚因雨
出燕受風斜四句總承眺望因言城中塵囂聚處而
江邊知者無多是可歎也二句又應還去郭。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
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濺憑送此生。

蜀天每多夜雨而江檻今已朝晴葉潤則垂故林塘
覺密承夜雨衣乾則健故枕簟爲清承朝晴上一首

此四句皆說水檻之事下四句遣心一事不堪祇因
老病而浮名何益不必關心且把酒遣懷送此餘日
而已。

屏跡二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淡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
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天下之奔波庸碌不能屏跡者大抵皆巧人也惟用
拙故存吾道而成幽居矣幽居則心閒故能體物也
下四句皆近物情之事桑麻淡密雨露恩深燕雀哺

雛生成一半○初夏時也○田者鳴鼓而聚○故聞其急○漁者拏舟而往○故見其輕也○因歎物理人事○各營其私○我則白首杖藜○一無所事○則心與跡爲雙清矣○上六句○屏跡之事○末二句○實說屏跡○蜀人村中有鼓○以督耕者○詳見論事○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園野色○含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晚起○因家無事也○無營覺地轉幽矣○竹光綠而野色○園聚舍○臨江而影漾中流○二句承地轉幽失學從兒

懶○兒懶我亦懶也○長貧任婦愁○婦愁我不愁也○二句承家何事○所以百年之中○惟以得醉爲事○一月蓬垢○不復出門矣○末二句實說屏跡法○與上同○

絕句四首

朱阮劍外相知

堂西長筭別開門○整北行椒却背村○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絕者○截也○於律詩中○截取四句○或截前四句○或截中四句○或截後四句○或截前後四句○必聲意俱盡○裝不得律詩○是爲當行○此首則截前四句也○西有竹徑而

別開門者爲長筭也。北有行椒而背村者爲藩籬也。椒有刺可以爲藩。梅熟而與朱老同餐松高而與阮生同撫四首俱卽目前景事以成一篇。

欲作漁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此截前後四句也。欲作漁梁而雲氣覆之。且四月耳。而湍水聲如驟雨。寒氣逼人者。蓋因清溪之中。先有蛟龍窟。故雖竹石如山。而漁梁不敢作也。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總舍西嶺千秋雪。門

泊東吳萬里船。

此截中四句也。鳴翠柳者黃鸝。上青天者白鷺。總中見山而山則西山。上有千秋之雪。門外泊船。而船則吳船。已從萬里而來矣。

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此截後四句也。圃中之藥。或發條而或發甲。其青青之色過棕亭而復連草亭。二亭中間皆藥圃也。昔未入圃。而佳名久著。空山入圃之後。則成形恐不可得。

矣。成形如千年人參如人茯苓如飛鳥之類是也。

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雪還故鄉。

大麥乾枯時已過矣。小麥正黃可收穫矣。而婦行泣。

夫走藏者。蓋東至集壁。西至梁洋。四州之地。每年麥

熟。吐蕃入寇刈穫而去。蜀人謂之吐蕃麥者是也。然

豈無蜀兵三千。鎮守防禦而無如步領辛苦奔走既

疲。而江山路遠策應不及。也是豈可托處哉。安得身

生羽翼飛還故鄉也。

嚴中丞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厨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闢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磬交歡。

先從酒饌說起。竹裏則陰森涼爽。已爲仲夏寫景而行厨玉盤。則攜酒饌也。立馬金鞍。則枉駕也。嚴爲節度。酒食供應必從民間辦集。故曰非關使者徵求苛

急亦以將軍禮數寬假耳。二句頂上百年之地。至今始關而柴門空曠。點還草堂。五月之時。正當炎熱。而

江閣風寒。點還仲夏。而嚴之此來。不過看弄漁舟。過

此一日耳。老農有何才德。以盡交歡之情乎。

卽事

百寶裝腰帶。眞珠絡臂韁。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

五言絕與七言絕同。此截中四句也。後俱倣此。百寶

以裝腰帶。珍珠以絡臂韁。服飾如此。笑靨如花。正當

近眼。舞餘賜錦。親作纏頭。韻致如此。風流豪侈。四句

寫盡不必更多矣。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墻下馬坐人牀。不通姓氏麤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

馬上之郎曰誰家者。已不知姓名矣。直至臨墻下馬。公然直坐不辭。且姓氏不通。絕無一語。而開口便爲索酒。麤鄙處。卽其豪邁處。是一不經事少年也。麤豪甚三字。總貫上下三句。

嚴公廳宴同咏蜀道畫圖得空字

杜詩論文

十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領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公館人靜嚴公廳也。地圖勢雄蜀道畫圖也。下四句俱說地圖自劍閣星橋之北以至松雪嶺之東皆畫圖之蜀地也。而此數百里間華夷之山相連而不斷。吳蜀之水相貫而盡通。觀此山水則烟霞之興不淺。可無飲乎點還宴字。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綿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需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江聲怒號。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瓊畝。勸耕自官曹。四鄰出未耜。何必吾家操。

西蜀冬而不雪。又過一春。農人已嗷嗷待命矣。不意天心忽回。而於朱夏鬱陶。執熱如沸鼎。纖綿如縕袍之日。而先之風雷來於萬里。無處不到也。繼之以大雨。施於蓬蒿。無物不被也。久雨而喜。故茅屋不畏其

漏而黍豆頓覺其高矣。雨大則泥深。故三月無人行。雨大則水漲。故二江聲怒號也。溝渠流惡。邑里皆清。况此江皋乎。荒庭而水鳥得至。隱几而波濤滿前。向以沉疴。多食藥餌。而今則頓忘其苦矣。因知潤物之功。竟無不毛之地。於是雨止而陰色未開。勸耕在而官曹獨重。從此豐年可望。何必身操耒耜哉。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
急汎濫。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鼈與魚。茲晨已半。
落歸路。跬步疎馬嘶。未敢動。前有浚填淤。青青屋東麻。散
亂牀上書。不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間。晚憩必
村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當時浣花橋下。溪水尺餘。故石可拾。車可行也。秋夏
之交。忽然汎濫。豈惟入於吾廬。一望滔天。無處非水。
矣。於是蛟龍尚不能安。况魚鼈之細哉。茲晨雖已半。
落。跬步且不能通。蓋欲渡而馬不敢行者。以前有深
淤故也。隔溪而望。但見屋東之麻。青青已長。遙憶屋
中之書。散亂不收。然猶望雨晴水退。明日可歸。而天

色未定也。我游都市。晚必歸於村墟。今數日不歸。便如遠隔。因思久行之客。能不懷歸也哉。

寄高適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定知相見日。爛熳倒芳樽。

楚蜀相隔。因知天地之遠也。天遠則茫。魂無計矣。因言平日詩名。惟我與爾。今日遠去。則世事與誰言哉。北闕既更新。主代宗卽位也。南星又歸故園。高適名還也。然我亦歸矣。歸來相見。芳樽共倒。喜何如哉。

